



● 欧阳云飞 著

长春出版社

凤流桃花剑

风流桃花剑

欧阳云飞 著

上

长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青年剑客祁灵，身怀绝技，为一桩武林奇案而辞师下山，在江湖奇侠的帮助下，他巧获武林绝学，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为揭穿武林败类鲁串班的阴谋而展开殊死的搏斗，他勇闯金蛇阵，一柄七星紫虹桃花剑直杀得天昏地暗石破天惊，终于使这桩武林千古冤案得以真相大白，祁灵也成为武林众望所归的一代奇侠。

作品语言流畅，情节曲折，打斗惊险，绝技神功，令人读来难以释卷、拍案称奇。

风 流 桃 花 剑

欧阳云飞 著

责任编辑：董辅文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2年1月第1版

印张：27.75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623 000

印数：1—30 000册

ISBN 7 - 80 573 - 654 - 5 / I · 117

定价：14.00元

目 录

楔 子.....	(1)
----------	-------

(上 册)

第一章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9)
第二章 空山声寂寂, 洞下人悠悠.....	(39)
第三章 东岳拜师日 奇葩初放时.....	(78)
第四章 但愿如经剑 留看一段情.....	(111)
第五章 有心传紫掌 无意探奇功.....	(147)
第六章 利剑断铜指 疑心起情澜.....	(179)
第七章 双尸化血水 半筒露迹痕.....	(211)
第八章 梦笔生花处 掌心变紫时.....	(242)
第九章 谷外寻衅客 岩前释旧嫌.....	(271)

(中 册)

- 第十章 但闻称剑客
何物号鲁班..... (291)
- 第十一章 湖畔逢劲敌
剑底见真情..... (307)
- 第十二章 何来不速客
难为东道主..... (343)
- 第十三章 诟料捕蝉者
未防黄雀后..... (378)
- 第十四章 细说灵芝草
惊闻千面狐..... (414)
- 第十五章 有心探虎穴
无意获奇缘..... (449)
- 第十六章 难为三寸舌
忠厚一片心..... (484)
- 第十七章 虚应千招约
突传万巧书..... (519)
- 第十八章 误坠千斤闸
自陷此山中..... (553)
- 第十九章 龙驹逢伯乐
谈笑戏知音..... (590)

(下 册)

- 第二十章 识途有老马
关山渡若飞..... (598)

第二十一章	是虚还是实 雨来风满楼.....	(628)
第二十二章	投石先问路 双飞离天都.....	(665)
第二十三章	谈笑索陋规 忿怒拒行贿.....	(692)
第二十四章	图穷匕乃见 师道安足论.....	(716)
第二十五章	相逢不相识 敌友难分明.....	(739)
第二十六章	一马喜双骑 半效惊约会.....	(764)
第二十七章	一朝生误会 半生独惆怅.....	(797)
第二十八章	有心脱情海 无意遇伊人.....	(838)

楔子

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晚来天欲雪，万径人踪灭，寒冬三九，一片萧杀景象。

姑苏阊门外的虎丘，要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此时正是游客赋归，轻歌远唱近和，夕阳无限好的时光，媲美山阴道上，却有一人，正慢慢地走向虎丘剑池。

这人走到剑池旁边，侧身右转，仰起头来向前面不远的一座古塔顶层上看去。

这一座古塔，年深月久，野草蔽封，想来已经久远无人登临其上，若高的七级浮屠，如今只剩下老态龙钟的形象，为虎丘剑池之旁，增添一些盎然的古意而已，尤其是如此傍晚欲雪的天气，仰首凭吊，独发思古之幽情。

可是，就在这人仰首端详的瞬间，那座七级浮屠的顶层，却突然亮起一点昏黄的灯光。

数十年来，从无人登临的古塔，在如此寂静的傍晚，竟然亮起灯火，足够令人惊诧与恐怖。然而，站在剑池旁边的这人，却独自轻笑一声，自语说道：“倒找得好地方！哼！”

在他这一声轻笑中，可以发现他两眼鱼尾纹深，脸上也略见皱纹，尽管唇下无须，却掩不住岁月风霜留下的苍老痕迹。

此刻他一抖身上那袭宝蓝色长衫，慢条斯理地从袖笼里取出一卷白布，迎风一抖手，“唰”地一声，白布化作三尺来长的旗帜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白色长旗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大字：“但愿一识铁杖僧”。

这人抖开了这面长旗之后。缓步前行，慢慢地走到古塔之下，霍然停下脚步，右手从腰里取出一柄长不到五寸的银亮小剑，穿住长旗，忽地昂首震腕，只听得“呼”地一声，那柄小剑脱手而出，带着那面长旗，腾空而起，不偏不斜，小剑穿在古塔顶端八角风铃的铁钩之上，顿时那面长旗便飘扬在古塔上层迎风飞舞。

几乎是与这面长旗挂上古塔风铃同时，但听古塔上层传来一阵声如宏钟的笑声，接着有人说道：“铁杖僧人恭候已久，得见千手剑的一招绝技，此行已经不虚，只是铁杖僧人，不是当年韩荆州，不识其人，并无憾事。”

言犹未了，突然古塔顶层，扑出一阵灰影，只一挥舞之间，又隐然不见，再看那面长旗上的“但愿一识铁杖僧”的“一”，竟在这一晃之间，被香火烧成一个“不”字，变成了“但愿不识铁杖僧”。塔下这人始而一惊，继而纵声大笑，仰面说道：“武林人道铁杖僧，霸道横行，不可一世。如今看来，我千手剑沙则奇更是不虚此行了。”

话音一落，身形平地凌空拔起，只见他大袖飘飘连拂两下，稍搭古塔外沿，已经身与塔齐，忽又双袖一展，沾住顶层八角风铃，身化“风扯扬旗”，转演“白云归壑”，悠然不带一点火气，飘飘然而落到古塔顶层之内。

古塔顶层，方圆不及数尺，蛛网尘封，一片破败，千手剑沙则奇穿身其间，轻步一落，但见塔内孤灯摇曳，一炷香烟袅袅，对面靠壁趺坐一位僧人，黑面虬须，一双环眼闪闪有光，身旁倚立着一根鸭蛋粗细的黝黑禅杖，此时左手覆膝，右掌立胸，朗声说道：“千手剑沙大侠不惜万水千山，遍走中原寻访贫僧，有何高见赐教，虎丘古塔之顶，当是最佳场所，贫僧愿听大侠高论。”

千手剑沙则奇站在那里凝视着铁杖僧，半晌无言，良久才呵呵笑了一阵，转颜说道：“见面不如闻名，人言可畏，大和尚！十年来江湖上传说着两句话……”

铁杖僧霍然大笑，朗声高吟：“铁杖杖前无活命，千手手下难逃生。”

千手剑沙则奇点点头，转而又笑着说道：“铁杖僧与千手剑，十年横行江湖，武林侧目，稍逆即死，黑白两道，怒声四起。此等人称之一声‘大侠’，大和尚乃令人不屑与之相谈？”

铁杖僧悠然而起，暴叫一声：“好！”

接着呵呵大笑，说道：“这口舌之能，看来铁杖僧不如千手剑，尊驾五年寻访，是否就为着要在口舌上，折服贫僧？”

千手剑沙则奇不动声色，说道：“大和尚快人快语，沙则奇在五年之前，风闻大和尚所做所为，竟与沙某不谋而合，曾立意相访，但愿一识铁杖僧，岂是在口舌之间。”

铁杖僧点头说道：“武林一双厌恶之人，相会于虎丘古塔之顶，为他年日后流传佳话，请吧！”

说着话，灰色僧衣一掀，昂然跌坐，一双环眼凝神注视着千手剑沙则奇。

千手剑沙则奇也随着缓缓盘坐于地，神色严肃，慢慢地说道：“双雄不能并立，两恶也无法同存，武林之中有你我这样一人，已够黑白两道为之寝食不安，但愿从今以后，武林之中，少一份忧虑。”

铁杖僧此时也满脸庄严神情，合掌当胸说道：“今日在这古塔之顶，只许一人离去就是了。”

千手剑沙则奇点点头，默然不语。

此时，塔顶之内，只有烛影摇动，清烟飘渺，余下一片寂静，铁杖僧和千手剑相对而坐，状若入定。可是，两个人

的头顶上，都在冒着腾腾热气，虽在寒冬三九，彼此汗出如淋。

塔外，朔风呼啸，塔角，铁马叮当，有若万马千军，使人意味到有一场石破天惊的战争，即将一触而发。

约莫过了顿饭光景，塔顶之内，烛泪淋漓，光影昏黄，铁杖僧和千手剑几乎是同时睁开眼睛，互相对视了一眼，突然双方各自长嘘了一口气。

千手剑露出一丝苦笑道：“大和尚般若禅功无形罡气，已精湛到如此地步，出乎沙某意料之外，大和尚内修如此，为何流落江湖，不能体察我佛好生之德？”铁杖僧也苦笑道：“尊驾两仪内功四象真气，自是出自名门，独步当今，应无愧意，奈何与贫僧同流之举？”

千手剑沙则奇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道：“人之向上，犹水之向东，只是……”

铁杖僧两眼突露光芒，接着说道：“一着之失，泥沼自陷，尊驾似有难言之隐？”

千手剑沙则奇霍然一震，停了一会，说道：“人之初也，性本善焉！大和尚，沙则奇是有同辙之痛？是否……”

铁杖僧忽然一挺背脊，朗声说道：“灵台似明镜，久已被尘封，不谈也罢，无形罡气与四象真气，落个平分秋色，我们只怕不能免俗了。”

千手剑沙则奇脸色一变，忽又昂然说道：“铁杖驰名，长剑也薄有声誉，沙则奇要以三剑换三杖。”

塔顶之内，方圆如此狭窄，动手过招，无法施展身手，千手剑以神奇剑术著称江湖，在这狭窄的塔顶之上，也不能有所施为，铁杖僧一根铁禅杖更是施展不开，所以沙则奇的“三剑换三杖”之说，显然是要硬拼三招。

千手剑立意如此，铁杖僧也自省得。

铁杖僧回手取过禅杖，单手一擎，道声：“先请！”

千手剑沙则奇从腰间拔出一把一指宽的铁剑，横在胸前，说道：“沙则奇此次占先，下次再请大和尚出题。”

说着慢慢举起铁剑，照准铁杖，呼地就是一剑，只听得“当”的一声，金铁大震，古塔摇晃，红烛为之熄灭，铁杖僧与千手剑双方身形为之一震。

古塔之内，已是昏暗无光，漆黑一片。可是，铁杖僧和千手剑都看得清楚，只此一击之下，铁杖、铁剑都弯曲如钩，双方虎口都震裂，汨汨鲜血直流，两人的胸口都起伏不停，气息已自失匀。

千手剑沙则奇二次举剑，再击铁杖，声音已不若方才响亮，可是双方气喘之声，已隐约可闻，紧接着又是一剑，铁杖僧与沙则奇双双颓然倚靠壁上，嘴角流血，气喘如牛。

良久，铁杖僧慢慢坐正身形，缓缓说道：“三剑之力，震伤贫僧内腑，千手剑可以傲视武林。”

千手剑沙则奇也慢慢挺直脊背，苦笑说道：“硬接三剑，反震沙则奇脏腑移位，铁杖僧不愧盛名。大和尚！这回该轮你出题了。”

铁杖僧摇头说道：“你此时难挨普通武林一震。”

沙则奇也摇头说道：“你此时一掌之力，未见得能重过普通武林。”

铁杖僧苦笑一声，说道：“贫僧与尊驾之间，不仅功力相若，而且口舌之上，也是针锋相对，能有对手如此，纵死也当不辞。来！来！贫僧要攻你三掌。”

千手剑沙则奇闭口不言，左掌平伸，端坐不动。铁杖僧微挥大袖，右掌平抬胸前。略一停顿之间，立即“啪、啪、

啪”，一连三掌印在千手剑的左掌之上。

二掌对毕，千手剑沙则奇刚叫得一声“好”，口一张，哇地一声，一口鲜血，喷个一地，身形再也支撑不住，咕呼一声，颓然而倒。

铁杖僧掌还未收回，忍不住叫道：“沙……”这一声“沙则奇”还没有叫出口，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如喷泉般地也喷个满地，和沙则奇一样颓然而倒。塔外，天色微明，大雪漫天飞舞，风声依旧，微光照映的古塔顶层之内，僵卧着两个人。

经过了良久，铁杖僧缓缓支撑坐起来，双掌合十，忽然低喧一声佛号，说道：“天理循环，因果轮回，种因必得果。”

千手剑沙则奇此时也慢慢撑起身体，倚在壁上，望着地上那一滩凝结成块的紫血，摇头说道：“沙则奇当年以一事之忿，仗剑入江湖，十数年来，黑白两道伤在剑下，也难记其数，如今死有应得。只是十几年前造成我一怒仗剑入江湖，此事至今未明，死难瞑目。大和尚！沙则奇有一事临终相托。”

沙则奇咬牙挺直腰脊，哇地又吐出一口血，闭目调息半晌，才从身上掏出一个黄布小袋，抖在手上说道：“大和尚！看你眼神涣散，嘴流紫血，内脏伤重情殒，与我相若，沙则奇身藏这颗丹药，是当年师门相承仅有一颗的圣品，今日赠与大和尚，七日之内，定可治愈内伤。沙则奇此举，只求大和尚为沙则奇洗刷一件冤屈，沙则奇虽死瞑目。以大和尚盖世功力，当不是难事，临终相托，能使死者瞑目九泉，大和尚当能俯允。”

铁杖僧听完沙则奇这段话之后，只淡淡地问道：“师门圣药，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何不自行服用，自刷冤屈？”

千手剑闭上眼睛，摇摇头迟滞声涩地说道：“此刻我灵性

已复，深觉昨非，无颜再生于世。”

沙则奇言犹未了，铁杖僧忽然张嘴惨笑，刚一笑出声，哇地一下，又吐出一堆淤血，只稍稍调息一下，便说道：“贫僧与尊驾千手剑生平毫无过节，竟然万水千山在虎丘古塔相遇，此非人力所为，实天意如此。你我十年江湖，各自伤害无数，天意不容，假你我自己之手，互行天道，你我今日若有人苟延活命，是违天意。”

说着话，又叹了一口气，从僧袍里面，也掏出一个小布包，接着说道：“贫道身怀师门珍药，疗内伤足有余。但是，亦如尊驾之用心，此时苟延性命，十年罪恶难容，其实贫僧十年来杀生伤命，也是一事之忿，迷失本性至今，不能伸白冤屈，死难瞑目。”

千手剑沙则奇闻言苦笑摇头，感慨万分地说道：“谁知道武林侧目的铁杖僧和千手剑，各有一段难言之隐痛。也罢！魂归九泉，冤沉海底，而已矣！”

说着话，便颓然倒在壁上，连调息行功也不做了，紫血不断地从口角，直涌出来。

铁杖僧也相随颓然倒地，这两个一代武林怪杰，江湖浪人，就如此倒在虎丘古塔顶上，奄奄一息，即将撒手黄泉。

忽然，千手剑沙则奇提了一口气挺起身来，吃力地说道：“大和尚！你我一身绝世武功，就如此随身而逝，岂非太可惜么？”

铁杖僧靠在那里有气无力地说道：“一身冤屈，尚不屑洗雪，一身武功又何足挂齿？”

千手剑沙则奇依然兴奋地说道：“如能得一良才，尽传你我绝艺，不仅武功不失传，且能代你我洗雪冤屈，岂非较如此无声无息死去，遗臭武林要强得多么？”

铁杖僧点点头，顿而，又摇头说道：“良才！难得。倘若择人不慎，为害武林，你我罪过更深。何况，此时你我没有及时行功诊伤，即使扁鹊再生，也难治愈。”

千手剑沙则奇闭口不答，但心有未甘，沉思半晌说道：“铁杖僧千手剑不能如此无声无息死去，我们要上体天道，就应该找一个门人，合传武功，使之行道武林，一则称减你我十年为害江湖的罪；再则洗刷你我内心之冤屈。若如此平白死去，不仅不能上体天道，且属不智之举。”

铁杖僧闭眼低头，喃喃地说道：“此刻极力行功，疗伤调息，至多有一日可治。”千手剑说道：“一日！够了！任凭天意吧！”

铁杖僧也顿有所悟，立即提足一口真气，坐起身来。

两个人对视一眼之后，端坐行功，归与沉寂。

塔外，仍旧是风雪蔽天，雪白一片，一日过去，虎丘到处积雪盈尺，变成银装世界。

古塔顶上，端坐着铁杖僧和千手剑沙则奇，经过一天的忙碌，两个人耗尽了最后的一点精力，安心瞑目，撒手人寰。

十年来，江湖上谈而生畏的铁杖僧和千手剑沙则奇，和这座古塔一样，湮没漫天风雪茫茫一片之中，渐渐地被武林人士所淡忘。

一年、两年、三年……，草蔽尘封的虎丘古塔，愈发的荒凉、破败、凄清……

第一章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岁序更迭，数不尽花开花落，一年容易，又是冬尽春来。姑苏城外，虎丘道上，游人如织，得春在踏青去，偷得浮生半日闲，固人生一大乐事也。

在赏心悦目的游人群中，有两匹健驴，驮载着两位年轻人，蹄声得得，状至逸飘，正向虎邱轻驰而去。

从阊门到虎丘，去路非遥，扬鞭轻驰，不消片刻，两人来到虎丘山脚下，离蹬下驴。前面那人稍一整衣衫，便回头对后面那位书童打扮的人说道：“祁福！你就在这山脚下等候，待我游遍虎丘，即行返回旅店。”

那名叫祁福的书童，垂手应道：“相公要早去早回，免得祁福焦心等候。”

那位年轻相公微微一笑，说道：“这次我要游遍天下名山大川，每到一处，必要兴尽观赏，你这样叮咛再三，岂不是叫人扫兴么？”

祁福连忙说道：“相公斯文人，从未出过远门，在这种山野之地，是不宜久留的，祁福受老主人之命，只好提醒相公要早去早回。”

那位年轻相公微笑不再言语，迈步登上山道，飘然向虎丘而去。

沿途凭吊过试剑石，观赏过虎丘剑池，就古迹凭吊，虎丘尚不乏可看之处；可是，若是欣赏风景，令人有“名过其

实”之感，虎丘没有狮子林亭园之胜，没有沧浪亭触人幽思，没有拙政园花木扶疏之美，那位相公略带着一丝失望的心情，信步走到剑池之上一座古塔近前。

周围断壁残垣，附近野草丛生，骄阳当顶，一塔孤零，倒引起这位年轻相公一点诗意，顿时心里想道：“登临古塔而小虎丘，下瞰无余，倒是一件乐事。”

当他想到此处，再留神眼前，这座古塔实在是太破败了，蛛网尘封，野草封蔽，纵目其间，虽然是日正当中，也令人有一种阴气沉沉之感。

如此古塔，难保没有爬虫毒物之类，隐身其间。一个身具武功的人，登其上，也要不寒自栗，何况这位相公还是斯文一脉，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

可是，这位斯文相公，却有一身胆量，而且豪爽有江湖侠士之风，心里一经决定的事，就毫无畏缩之意，迈步入内，拾级而上。

如此登到第五层的时候，已经是气喘不已，俯瞰下面，行人如蚁，顿生头晕目眩之感。

这位年轻相公闭上眼睛，心里暗自呼唤着自己的名字说道：“祁灵！如此区区一座古塔，尚不能尽登其顶，狂论游遍天下名山大川，岂不自欺太甚？”

想着，立即拽衣挽袖，再登六层，直到第七层合级不到五、六步，抬头但见有一方木板，掩着入口处。

祁灵当时毫不犹疑，举起双手，原本拼着自己一点力气，要托开这块木板，好让自己更上一层楼，以穷千里目，谁知道这块木板竟已腐朽得经不起一触，竟在祁灵伸手轻轻一托之下，应手而起。

就在祁灵移开木板，正准备拾级再上，登顶层的时候，从

木板的边缘，飘下一块业已腐蚀的布条。

这个布条落到祁灵的身旁脚下，顿时使这位虽胆大而不识丝毫武功的祁相公，惶然失色，他一眼看到，这个业已腐朽的布条，上面依稀可辨的几个字：“来此有缘，请登上层。”

这八个字落到祁灵眼里，在一阵惊惶之余，他依然没有一丝退意，心里却止不住想道：“看来这塔上几年以前，有人居住。这是何人，竟然居住到这古塔的绝顶？为何从无人发觉。”

奇怪遮盖了祁灵的恐惧，站在那里略一思忖之后，鼓起勇气，一蹬一蹬拾级而上。

当祁灵走到最后的两个石阶，上半身已经伸入古塔的顶层之际，顿时“啊呀”一声，一脚蹬空，跌坐下来，原来他看到古塔内，竟然是端坐着两具骷髅，这一个意外的现象，使得祁灵几乎要抱头鼠窜而下。

如此荒凉古塔，如此吓人发现，不能不令人为之胆寒而心悸。

祁灵坐在石梯上，两双腿已经发软，此刻连奔跑下去，也无能为力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来，穿窗而入，吹动方才那个布条，原来在反面还写着有字：“铁杖千手剑，同尽于塔中，隐情何处觅？更请上一层。”

后尾画着一根禅杖和一把铁剑的标志。

这一首五言绝句，如果要落到一位武林人的眼里，必然会知道上面那两具骷髅，就是两三年前，突然音讯俱杳的铁杖僧和千手剑沙则奇。可是，落在祁灵眼里，反复读之再三，不知道这四句五言绝句，意是何指。但是，有一点祁灵是可以确认无疑的，就是上面这两具骷髅，的确包含着有一段耐